

欢乐今宵系列

辛紫眉

卿卿誘戲

欢乐今宵系列

戏
诱
卿
卿

辛紫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欢乐今宵系列

戏 诱 卿 卿

辛紫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

印刷：呼和浩特新华印刷厂

1998 年 4 月第一次制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362—0/I·601

定价：9.80 元



1

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她彭文君有四个俊逸出众的儿子，三个是自己怀胎十月的亲生儿子——樊莫、樊砚、樊行，一个是好友临终托孤的养子——张维良。平日，他们一个个从早忙到晚，一天四餐——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宵夜，除了宵夜，没有一顿饭可以看到他们的踪影，可是今个儿……

“今天该不会是我的生日吧？”这话说起来虽然有那么点酸溜溜的，不过，却也是她感慨至深的内心话。过去这几年来，如果不是碰上她的生日，她这几个宝贝儿子根本不会想到——即使没有她的命令，他们也可以回家陪她吃顿晚饭。当然，她很明白，如果不是为了守护樊家庞大的家业，他们也不会镇日忙着工作，老把她丢在一旁，只是，自从老伴撒手人



寞，留下她一个人后，她心里实在寂寞，她宁愿他们少赚一点钱，而多花点时间陪陪她。

“妈，今天是九月十一五号，不是九月二十五号，如果您想要过五十五岁大寿，还得再等十天。”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樊莫，全身散发着慵懒与邪恶的性感气质，他是很容易让女人沉迷的男人，然而，那似认真又似玩笑的调调，总教人无法分辨他心里真正的感觉。

即使心里实在舍不得责难他们，彭文君嘴上还是忍不住藉机训示道：“既然不是我的生日，怎么今天有空回来吃晚饭呢？”

“妈，只要您高兴，我们每天都会回来陪您吃晚饭，不过，就怕我们来不及赶上晚餐时间，饿着您的肚子，我们会心疼的。”樊砚有一张甜得会腻死人的嘴巴，不好可以说成好，平凡可以变成独特，他是谈情说爱的高手。

白了樊砚一眼，彭文君表面看似不吃他那一套，心里却不由自主的笑了开来。明知这话是说来哄她开心，不过，那个母亲不爱听儿子的甜言蜜语？

看到彭文君那副不以为然的模样，樊行嘻皮笑脸的说道：“妈咪，其实我们也希望每天回来陪您吃晚餐，可是，您的儿子实在是太优秀、太有女人缘了，今天这个约，明天那个邀；每天都有应接不暇的约会，害得我们总是无法跟您共度晚餐时刻。”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樊行，永远没有正经的时



候，不过，千万不要被他嘻嘻哈哈的外表给蒙骗了，其实，他这个人精得很。

睨了他们四个一眼，彭文君讽刺道：“听你这么说，这要怪我自己喽！没事把你们的风度教得这么好，让你们来者不拒，今天这个约，就跟这个出去，明天那个邀，就跟那个出去，所以，我儿子才会跑去跟别的女人吃晚餐，而不回家陪我这个老女人喽！”如果，他们是为了追求未来的老婆，而忘了她这个老妈，她倒还无所谓，问题是，他们一个个乐得当单身汉，一点定下来的打算也没有。

“妈，阿行没这个意思，只是，您不是常教导我们最好不要得罪别人，我们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得漂亮一点。”维良的稳重和温柔，仿佛一股清凉的和风，既扣人心弦，又令人眷恋。

叹了口气，彭文君既是无奈，又有些纵容地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们都有藉口，反正我一张嘴巴，敌不过这四张嘴巴！”

对着彭文君露出懒洋洋的笑容，樊莫表示道：“妈，今年我们想帮您举办一场生日宴会，不知道您的意思如何？”

“不用了，一个小小的生日，干么这么劳师动众。”一说到宴会，彭文君不自觉地蹙起眉头。自从三年前丈夫过世，她就不再涉及任何的宴会，一来，她本来就不喜欢那种热闹的场所，二来，在那种喧闹的气氛下，更容易让她感到孤独，忆起死去的丈夫。



完全明白彭文君的心情，维良细腻的说道：“妈，我们知道您不喜欢吵闹，所以，我们只邀一些亲近的朋友。”

摇摇头，彭文君一点兴致也没有，“只要你们四个陪着我，我就很满足了。”

虽然他们早料到这种结果，樊行还是忍不住翻了翻白眼，直冲道：“妈咪，您已经好久没跟外界接触了，一天到晚锁在宅子里，再这样下去，会闷出病来。”

像是想到什么事情，彭文君笑了笑，对着樊行漫不经心的说道：“说得也有道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跟你岳母大人聊天了，也许，趁着我生日那天，我可以邀她过来讨论你跟语寒的事情。”

咳！要死啊！怎么会扯上这件事？浑身不自在的换了个坐姿，樊行别扭的说道：“妈咪，我才几岁而已，现在提这种事，太早了啦！”虽然从他有记忆以来，他就已经知道自己有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，但是到现在，他都还不能接受——这么愚蠢的事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？他实在不想咒骂一个已经死了十几年的人，可是，爷爷那个老头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他才五岁大，就帮他定了这门亲事，害得他连老婆该长什么德行都没有选择权。而且还规定这门亲事绝对不能退，同时，他得在三十二岁以前把人给娶进门，要不然就不承认他是樊家的子孙！什么嘛，一点人权都没有！

“太早了？你已经二十八岁了耶！”彭文君怀疑的看着樊



行叫道。

瞥向樊莫，樊行不服气的指道：“老大都三十二岁了耶！”言下之意，是那个大他足足有四岁的老家伙都不急，他有什么好担心的？

微微一笑，樊莫不疾不徐的接道：“我是三十二岁，不过，很可惜，我没有指腹为婚的未婚妻。”

瞪了樊莫一眼，樊行恨恨的咬着牙，什么哥哥嘛，这种时候还在火上加油！

“妈咪，您真的要我要一个没见过的女人吗？”可怜兮兮的看着彭文君，樊行凄惨的哀求着。

耸耸肩，彭文君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说道：“我还没嫁给你爸之前，我也是没见过他，可是，结了婚以后，我们还不是很恩爱。”

这话他确实无法反驳，爹地在世的时候，爹地和妈咪之间的感情，可用鹣鲽情深四个字来形容，但是，他们是他们，他是他，时代不同，个性也不同，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？

望着樊行那充满哀怨的眼神，樊砚解危道：“妈，像您这么贤慧又美丽的女人，哪个男人不爱？爸爸当然会对您疼爱有加，可是，那个白语寒小姐是不是像您一样，这可就难说了，也难怪阿行他不安心。”

被樊砚的糖水一灌，彭文君心里甜甜一笑，嘴上有些软化的说道：“我可没叫他现在就把人家给娶进门来，只不过，



你们既然那么有心想帮我庆祝生日，生日当天，我邀请亲家母到家里坐坐，顺便谈谈如何让他们两个未婚夫妻增进感情，也是应该的啊！”

说得那么冠冕堂皇，说穿了，还不是反对他们为她举办生日宴会！无奈的竖起白旗，樊行投降道：“妈咪，如果您不想大肆庆祝生日，我们绝不会勉强您。”

甚为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彭文君话中有话的埋怨道：“只不过是个生日，我可不想弄得好像我儿子要娶老婆似的。”

仿佛听不懂彭文君的暗示；樊莫迢自说道：“妈，只是一个小型的派对，您再考虑看看。”

逮着机会，彭文君开出条件道：“如果你们愿意当个听话的儿子，赶紧找对象定下来，生几个孙子让我抱抱，你们想开几个宴会，我都没有意见。”

提起这事，大伙儿默契十足的噤若寒蝉，他们不是不结婚，只是终身大事不比恋爱，马虎不得，再说吧！

一瞧见他们四个的反应，彭文君别有用心的叹了口气，“你们什么时候才肯结婚，我都无所谓，反正，我现在日子过得也不错，种花、喂鱼、看书，生活优闲得很，只不过，就是寂寞了点。”

他们当然明白妈话里的意思，只是，此时此刻，有懂也要装不懂。原本，他们是想藉着妈的生日热闹一下，好让妈挥去爸爸过世的阴霾，重新找回三年前充满朝气的活力，怎知



……天啊！真是自找麻烦！

扫了一眼四个令她既骄傲，却又伤透脑筋的宝贝儿子，彭文君刻意道：“我不会催你们结婚，也不希望你们随随便便结婚，不过，能够活着看你们娶妻生子是我最大的愿望。”沉重的吐了口气，她像是有感而发的接道：“人的命是没有定数，这一刻睁着眼睛，下一刻也许就闭上眼睛了。”

大伙儿互看一眼，樊莫开口安抚道：“妈，您放心，您一定会会长命百岁。”

拿起碗筷，彭文君也不再多说什么，安静的吃起晚餐。话都说得这么白了，他们如果再不有所表示，她也没办法。



“你们干么一直瞪着我看？”不自觉的将屁股往后轻轻一挪，樊行戒慎的看着坐在对面的三个人。一吃完晚餐，被他们三个架到老大的书房，然后往沙发上一扔，他心里就有一种非常不安的预感，这三个人对他一定有什么不良的企图。

笑了笑，樊莫轻松的直说道：“早一点结婚也没什么不好，不是吗？”

是没什么不好，不过，房里多了一个人的东西，耳边多了一个人唠叨，稍嫌麻烦了点。樊行很怀疑，如果，直如他老大的所说，早一点结婚没什么不好，那么为什么他老大一把年纪了，都还不结婚呢？



轻轻的点点头，维良温和的附和道：“是啊！反正你早晚要把白语寒娶进门，现在把婚结一结，对你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啊！”

“而且，从此有老婆帮你暖床，你的夜晚将不再孤单，那不是很好吗？”樊砚状似浪漫的接着道。

干笑了几声，樊行没好气的说道：“被指腹为婚的人又不是你们，你们当然很好。”就会说风凉话，真是一群没有良心的家伙！

摇摇手，樊莫似笑非笑的悠哉道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欣然接受这样的安排，娶老婆既不用挑又不用选，多省事。”

天啊！说得好像在买东西一样。瞟了樊莫一眼，樊行有气无力的回道：“真是可惜，早知道你老大这么懒惰，当初就应该教爷爷把白语寒指定给你。”

像是没把樊行的讽刺放在心是，樊莫从容的笑道：“确实很可惜，不过，我很有自知之明，事实就是事实，再怎么可惜，也是无法改变。”

脸色一沉，樊行恨恨的瞅着樊莫。可恶！就是因为无法改变，他心里才呕啊！也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，爷爷对这门亲事异常坚持，就连死后的遗嘱都提列条文——交代他不能悔婚，真搞不懂他老人家干么把这事看得这么严肃？

看到樊行那副心有不甘的模样，樊砚不以为然的说道：“阿行，只不过让你提早几年结婚，又不是叫你上吊，你何必



这么计较？”

真是个笑话，他当然要计较，明明还有四年的青春可以自由挥霍，为什么他要白白的把它浪费掉？

“二哥，自古有云：长幼有序，身为老么，我哪有抢在前头的道理？”虽然妈咪对他们的管束一向开放，也表示一切采自自由主义，但是，再过四年，老大三十六，二哥和良哥三十四，他就不相信，妈咪可以容忍他们继续高唱单身贵族。

嘴角勾出一抹调整的笑意，樊莫淡然的说道：“阿行，你不是最讲究‘民主自由’吗？怎么，这会儿竟然变得那么八股？”

睨了樊莫一眼，樊行嘟着嘴道：“我现在改邪归正了，不行吗？”人家当哥哥的都很爱护弟弟，他老大却是紧咬着他不放，有够缺德！算了，老大本来就不是什么多有爱心的人，要不然，人家怎么会称老大“恶狼”？

戴着和煦的笑面，维良摆出低姿态说道：“阿行，我们也知道呀，你现在坦白说，真的很为难你，不过，为了妈，你就牺牲一点。”

说得真好听，为了妈咪，他牺牲一点，难道，他牺牲的还不够多吗？老婆由不得他作主，他已经很委屈了，现在……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同是妈咪的儿子，他们三个就只会耍嘴皮子，他却要付出四年的自由岁月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

“你们不用再浪费口水了，我不会答应的！”



一脸惋惜的摇摇头，樊砚道：“可怜啊！妈平日这么疼你，你竟然连这么一点小事都不肯做，我真是替妈不值。”

毫无诚意的对着樊砚笑了笑，樊行直接挑明道：“省省吧！我这个人不接受激将法。”其实，他也希望妈咪每天活力四射、生气勃勃，不要终日关在樊家的宅院里，但是，这事每个人都有责任啊，他们怎么可以因为他有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，就把事情全推到他身上。

“阿行……”

伸手制止维良即将出口的说服，樊行故意打了一个哈欠说道：“我困了，明天一早还在上班，我先去睡了，晚安。”虽然他这个人精明得很，绝不会傻傻的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可是，他们三个对付他一个，软硬夹攻，他有一种预感，这场仗战下来，他只会觉得良心不安。心里不停的咒骂自己小器、自私，所以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还是赶紧溜了吧！

目送樊行溜之大吉的背影，樊砚好笑的讥讽道：“这家伙也太紧张了吧！人家点个头，人家马上跟他进入洞房。”虽然他们没有考虑到白语寒的想法，只希望藉由阿行和白语寒的婚事，来安妈的心，然而不可讳言，这也许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爷爷是规定阿行绝不能退婚，但是，他老人家可没载明白家不能悔婚。如果，白爷爷并没有同爷爷一样，死了还在遗嘱里明定自己的孙女不能退婚，白语寒真要否决这门



亲事，他们也是莫可奈何，毕竟，当初定下这门亲事的两个人都已经作古了。

“阿砚，既然爷爷会那么慎重的在他的遗嘱中立下条文，以防止阿行背弃他和白爷爷之间的约定，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。”站起身来，樊莫走到书桌旁坐了下来。

“大哥，你的意思是爷爷和白爷爷之间有一项约束彼此的秘密协议？”

耸耸肩，樊莫不甚在意的说道：“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，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白爷爷一定也不允许白语寒悔婚。”

顿了一下，维良导回正题问道：“大哥，阿行他不肯答应，我们就算了吗？”

“再说吧！以后尽可能早一点回家陪妈。”拿起放在桌上每晚睡前都会看上一段的杂志，樊莫转而对道：“很晚了，该睡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
“大哥，晚它。”



她真的搞不懂这些人在干什么？星期一早餐吃什么，午餐吃什么，晚餐吃什么，星期二早餐……天啊！连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可以拿来当会开而且还每周一次，周复一周，从来没间断过，真是败给他们了。人家宪法再怎么刻板，还可以修宪，可是他们……不过，她又有怎么样？虽然这种



家庭会议实在穷极无聊，一点建设性也没有，但是，身为慕家的一分子，她又不能不参加，否则依家规处置，接下来这个礼拜，她不能享用家里的任何一顿饭。

其实，她搞不懂的事情何止是这样子而已，她更不能了解，像她慕云霏这么多情浪漫的女人，怎么会有这么无趣的家人？有时候，她都不得不怀疑，她是不是她妈咪和爹地的女儿，要不然，为什么她跟他们完全不一样？瞧，这会儿他们一个个认真得好像上法庭打官司一样，正经八百的，而她，却昏昏欲睡，拚命的想撑开沉重的眼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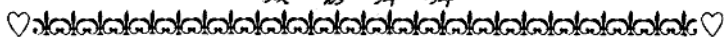
唉！为什么他们总是不能明白，生活如果没有偶尔的 Surprise 是没有任何的乐趣可言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这也不能全怪他们，爹地是检察官，妈咪是私立女子高中的校长，大哥、大嫂，还有二哥全都是律师，在工作的长期熏陶之下，的确很难期待他们变得隋性一点。

懒洋洋的晃了一圈，云霏用力打了一个大哈欠，天啊！这些人的声音听起来怎么那么像催眠曲？

“霏霏，告诉你多少遍，打哈欠的时候，要遮住嘴巴，你怎么都教不懂呢？”瞪着她惟一的掌上明珠，林亚蓉头痛的蹙着眉头。

哇塞！妈咪好厉害，一边讨论菜单，一边还可以监督她的一举一动。

眨了眨眼睛，云霏很无辜的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忘了。”如



果连这种小事都要记住，她敢保证她的脑袋瓜一定会爆炸。

忘了？是啊！她当然会忘了，因为，林亚蓉交代她的放，她没有一句会记得。叫她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，她却像麻雀一样吱吱喳喳；叫她坐在沙发上的时候要端正，两脚并拢，她却堂而皇之的把双脚跷到桌子上……当初怀云霏的时候，到底哪里出了差错，为什么自己会生出这样的女儿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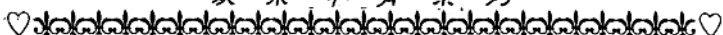
瞥向云霏，慕传旭调侃道：“你好像没有一个事情会记得嘛！”其实他这个宝贝妹妹也不是真的不记得，只不过，有意无意的把妈咪耳提面命的“淑女法则”当成耳边风，听过就算了。

这个讨厌的大哥，有些事情知道就好，干么还要说出来？露齿一笑，云霏自以为是的说道：“谁说的，我就记得你们刚刚说星期六早餐要吃干贝炒芥蓝……”看到林亚蓉那副想破口大骂，却又碍于形象的压抑相，云霏连忙闭上嘴巴，她好像记错了。

嘴上漾着满满的笑意，慕传言强装镇定的纠正道：“妈咪是说她星期六‘晚’上想吃干贝炒芥蓝。”

真是倒楣，就错那么一个字，不过，也难怪妈咪脸色这么难看，错把晚餐当成早餐，是有那么点离谱。很假的笑了笑，云霏牵强的辩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说太快了，晚上说成早上。”

伤脑筋的摇摇头，林亚蓉无奈的说道：“你就不能够正经一点吗？”



“我有啊！”只不过说错一个字，就说她不正经，这民太严重了吧！

非常不满的看着云霏，林亚蓉藉机发挥的训道：“我就知道在徵信社那种地方工作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，看你，好好一个千金小姐，现在却像个野丫头一样，一点修养也没有。看你这个样子，我真担心没人敢娶你。”

又来了，一有机会就拿她的职业做文章！她就是不懂，当侦探有什么不对？既不偷又不抢，为什么要把她说得好像罪大恶极似的？算了，从她加入“風の徵信社”，她妈咪的意见就从来没有停过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“妈咪，您不要太小看您女儿了，您女儿的魅力所向披靡，说不定，过一阵子我要闪电结婚，您都还舍不得把我嫁掉呢！”就算真的没人敢娶，那又怎么样，反正，一个人的日子也很不错啊！

“只要有人敢娶你，我高兴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舍不得？”说得那么绝，好像她是一包垃圾，一点点挽留的欲望也没有，真惨！

看到女儿苦着一张脸，慕海安出声安慰道：“霏霏，爹地可舍不得你那么早嫁人。”

怎么说，还是爹地比较护她。云霏开心地想着。

白了丈夫一眼，林亚蓉不高兴的說道：“你放心，你女儿绝不会太早嫁人。”每次她在训女儿，他就会扯她的后腿。